

红霞映照云东海

许 锋



原来，在云东海街道，一个红领，代表一个党组织；若干红领，就是若干党组织。若干党组织联合起来，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领先锋”。

“红领先锋”是将没有隶属关系的企业、社会组织的党组织联合起来。以前这些党组织开展活动，往往“各自为战”。现在通过“红领先锋”，实现了资源共享和联动。抓建设、搞活动、做服务，声势与效果今非昔比。

2019年8月，云东海街道以“红领先锋”的形式，将映海南社区等十四个单位的党组织连成一体，在社区、企业、商圈等不同领域和群体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红领先锋”成立后，实行“四联互动”——组织联建、活动联办、服务联抓、经验联学，使“红领先锋”不流于口号、形式，而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雅湖半岛小区东北角，有一片不大不小的空地。有的居民图方便，在这里随手丢弃垃圾，既影响美观又破坏环境。映海南社区党委经过调研，发现西北角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于是召集“红领先锋”几家成员单位坐到一起商议，决定合力对两个“死角”进行绿化改造。协调联动，果然事半功倍。如今垃圾点已经变成“口袋公园”。小小的公园里，绿草如茵，树木葱茏，成为居民窗外一道美丽的风景。

“红领先锋”吸引着越来越多成员单位加入，如今已达二十个。大家资源互通有无、活动互相开放，最终受益的还是街道的居民。诸如创意插花、青年AI启蒙课程、职业生涯规划、读书分享会、党课学习等特色活动，在各个小区一场接着一场，不断吸引居民打开家门，进入社区。

三

位于云东海街道的邓关村，走出过一位令人敬仰的革命前辈——邓培。

1883年，邓培出生于邓关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离开家乡，先后在天津和唐山的工厂里做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培组织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联合开滦煤矿等地的工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在革命历史

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读至此处，我禁不住心潮澎湃。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三十八岁的邓培已在革命的熔炉中经受过锤炼并迅速成长。他是党的三大、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多年奋斗在铁路工人运动的一线。可惜，一腔热血的革命者壮志未酬。1927年4月22日，邓培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今日漫步邓关村，目光所及之处是红色标语、红色旗帜、红色宣传栏……革命先烈的家乡，继承了宝贵的红色基因，不断活化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如今正大步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黄昏时分，余晖映照下的邓关村显得静谧而恬淡。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邓子豪陪着我到村里散步。我看到一栋栋小楼房，一条条宽敞的柏油路，一汪汪碧绿的池塘，一片片茂密的草木，很是羡慕：你们的生活条件真不错。他笑了，现在村里环境美，文化氛围浓，很多城里人都喜欢到这里参观。

他指着村子另一侧说，那边是一个工业园，聚集了很多企业。依托这个工业园，农村集体土地释放出了新价值，村民的人均分红逐年增加。

邓关村的发展离不开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邓子豪聊起一件事：去年，为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党支部号召村民行动起来“各扫门前雪”，而对于公共绿地的养护，党员们则带头认领。邓子豪自己认领了七十平方米。夏日炎炎之时，绿地得每天浇水。他就从家里接两大桶水，装进小轿车的后备箱，再缓缓开到“地头”，当起了园丁。

没想到，邓子豪还是广东药科大学的毕业生。我逮住这个话题问，你的专业所学发挥了什么作用？

他告诉我，在村党组织的带领下，村里田园综合体刚刚引进了一个中草药种植项目，大概种植一百多种中草药。“不光是为了经济效益，也是为了普及中医药知识，弘扬中医药文化。”

四

大约十年前，云东海街道只有两条像样的路，一横一竖。也没有高楼、城际

铁路、热闹的人流。有的只是稻田、池塘、袅袅的炊烟。

十年间，路网纵横。三水北站，广佛肇城际铁路列车不时风驰电掣驶过。分布于周围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星罗棋布，及至夜晚，华灯初上，显现繁华气象。若立于三水北站之上，你会看见，北站两侧，方圆数里，楼盘、购物中心、学校、长途汽车枢纽、医院、图书馆……渐次展开。绿地、公园、湖泊夹杂其中。

喧嚷人村，器嚣圩里，阡陌交通，四通八达。三水新城的建设让云东海换了模样。福田村党支部书记徐耀忠最为自豪的是，以前，是村民不断外迁，如今，是村民不断回流。

其实，不只福田村。青年大学生钱德健回乡担任了樟山村党支部书记，青年大学生何耀宗回乡担任了流溪村党支部书记。

城市在发展，环境在变美。云东海其实无海，但近处有江，三江汇流；境内多水，阡陌桑田，池塘水阁。水韵公园里，偶尔于水草或浓荫之中飞出一只白鹭，在半空划出一道精致的弧线。

我站在田垄之上凝神观望。一群俏皮的禾花雀从田里旋起，呼啦啦齐飞，又呼啦啦落下，隐于田中。田里长着金鱼草，绿叶青翠，间杂红色黄色的花。

2017年底，云东海获批开展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这一片湿地，总面积四百公顷，其中湿地面积三百三十公顷，湿地率超过百分之八十。

午后的阳光，渐转和煦，暖意熏熏。福田村几位老人正围在一起享受阳光的美好。攀谈间，九十高龄的梁顺友老人，听力不好，听不清我说话。旁人介绍，她十九岁嫁人福田村，七十余载光阴如水，如今颐养天年。更长者如程秋老人，年已九十有五，她刚提着两小袋垃圾不紧不慢地从旁边走过，又不紧不慢地转回。她二十二岁嫁人福田村，迄今也已七十载有余。她们看着我，目光慈祥，神情和蔼。

又一个清晨。一缕霞光渐渐映红天边的云朵。云霞之下，大地之上，云东海如同披上了一件红色的霓裳……

图为云东海街道风光。李 东摄



南充，一片红色的土地

颜 庆

南充，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一锄挖下去，泥土呈赭红色，乡亲们称之为“红石谷子”。这种土壤滤水、透气，特别适合柑橘树生长，南充也因盛产柑橘而有了一个美丽的别称——果城。

那一年，我的裤腿上还沾着没有洗尽的红色泥巴，就打着背包从乡村来到果城南充求学。在课堂上知道，“红土地”原来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南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有五万多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近四万人血洒疆场，这其中就包括“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

红土地，也是革命者用鲜血染红的土地。

从那时起，每次写文章，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把南充称为“红土地”。这样的称呼，既饱含着我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的深情，也寄托着我对这片哺育了无数英雄儿女的土地的敬意。

走过南充的街头，随处可见红色的印记。朱德读书室、张澜纪念馆、罗瑞卿故居，还有顺泸起义遗址……一抬头，一望眼，那一抹绚丽的红色就会闯进眼帘。

在今天的南充市北湖公园，可以看到一尊手持拐杖的青铜雕塑，那是南充人张澜先生。雕塑前面的一条步道旁边，一块块展示牌讲述着张澜先生和他的两个学生朱德、罗瑞卿廉洁奉公的故事。有一个故事尤其令人难忘：朱德元帅在逝世前嘱托夫人康克清，将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南充市民每当经过这里，都不禁驻足重温一遍这个熟悉的故事，胸中升起敬慕之情。

从北湖公园出发，往南边走经过五星花园，可以到达大北街的朱德读书室；经过表方街，很快就到了张澜先生的纪念馆。人民共和大将罗瑞卿的故居要稍稍远一些，从北湖公园过去有五六公里。这几个地方，连同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张思德纪念馆，以及长坪山红军纪念馆、阆中市红军烈士纪念馆等，共同构成了南充经典的红色参观线路。

1906年，朱德来到南充城，进入顺庆府中学堂读书，受教于张澜先生，于青年时代早早立下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在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九〇后”解说员陈薪伊每次讲解“朱德的家书”，都禁不住哽咽落泪——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得知年过八旬的母亲在老家生活困难，不得不向老同学写信“募两百元中币”，帮助母亲渡过难关。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

在今天的南充市顺庆区西山风景区内，有一座“顺泸起义纪念碑”，纪念中国共产党人为配合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于1926年在四川的泸州、顺庆地区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顺泸起义。指挥这次起义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重要成员为：杨闇公、朱德、刘伯承。

这些红色地标，让南充这座嘉陵江畔的城市有了说不完的英雄故事，有了鲜红的底色。

我当年在南充读书，工作后又一

次次追寻那些红色的足迹，走遍了南充的山山水水。红军刘连长的故事，就是做“红军从南充走过”这组报道时发掘出来的。

出南充城区北行，有一座山叫长坪山，那里的一户农民一代接一代给红军烈士刘连长守墓，到现在已经传承到了第四代。

红军当年在嘉陵江畔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刘连长和战友们就是那个时候挺进了南部县境内的长坪山，在当地农民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吃得很差，却从不拿群众的东西。用了老百姓的柴火，都要当场把钱付清。刘连长是在掩护部队转移时牺牲的，房东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河南人，乡亲们亲切地叫他“刘连长”。

多少年来，这些红色的故事代代相传，已经融入了南充人的血液里，激励南充人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南部县的气候、地质导致当地经常干旱缺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南充人民为了战胜干旱，开始修建工程浩大的升钟水库。这场和干旱作斗争的持久战，一打就是几十年。这个了不起的工程，为南部县、南充市及整个灌区的群众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日子，立下了汗马功劳。2017年10月，南部县通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在四川省率先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今年春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再次踏上征程，启动了“将帅故里，红色南充”采访活动。在长坪山红军纪念馆，我们见到了给刘连长守墓的第四代传人。这位姑娘大学毕业后听从父亲的召唤回乡当教师，去年才举办了婚礼。如今，她把为先烈守墓作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今天的年轻人，虽说距离那些红色故事发生的年代已远，但是那一份炽热的情感却血脉相连。

南充，这片红色的土地，只要种下一粒种子，就是满眼希望。



南充城市风光。

影像中国

大地



从一查材料里看到“楼长”这个词，我眼前一亮：楼长是做什么的？

面对我的疑问，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云东海街道映海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邓礼社说：“走，带你去看楼长。”

楼长是雅居乐雅景园二期的一名业主。楼长有“办公室”，在雅居乐雅景园三期。“办公室”名为“党群共享客厅”。我一进去，发现这个“客厅”真大，有一百多平方米，按照功能分为“会邻里”“慧书屋”“荟展示”“汇活动”“惠党群”五个区，名曰：“五HUI”空间。

我在“会邻里”见到了楼长。姓温，是一位阿姨。

温阿姨黑白发丝夹杂，快人快语。她今年六十三岁，已经退休，是一名老党员。

我开门见山问：“您这个楼长‘管’着多少人？”

“那可不少！五六百人，相当于一个自然村。”

我暗自一算，两梯六户，楼高三十一层，一户以三人计，已五百余人。

温阿姨还有一个搭档，是一名年轻人，职业是公务员。

兼职当楼长，没有任何报酬？我有点不相信。于是“刨根问底”——比如生活补贴、误餐补贴、话费补贴……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没有。然而，但凡社区有事，温阿姨总是随叫随到。2020年初，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映海南社区动员分布于各楼的一百多名党员楼长，对居民进行微信安抚、上门慰问，同时联合物业和小区党支部组建二十余人的“代购”队伍，负责为居家隔离的群众采购生活必需品。2020年6月，佛山市文明办发布“2020年抗疫主题美德先进典型名单”，邓礼社这位管楼长的“大楼长”入选“佛山好人”。

毕竟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长期做义工，我问温阿姨身体吃得消吗？听说温阿姨曾患冠心病，几年前，半夜还叫过救护车。

没想到，她喜滋滋地告诉我，自从自己当了社区里的志愿者，又做了楼长，现在能走能跑，能唱能跳，药都不用吃了。两年来，温阿姨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超过一千小时，投入社区工作的时间更是“不计其数”。

老伴很支持温阿姨，还不时给她打气。“我老伴也是党员，我们一家都是党员。”温阿姨自豪地说。

虽然累，但温阿姨却心甘情愿：“可以帮到人，是最大的幸福！”

二

听说过白领、蓝领，但第一次听说“红领”。



黄瓜好看，青碧色，虽有毛刺，却丝毫不掩其光鲜。黄瓜好吃，爽脆可口，有清气，吃上一口，最能解腻。但我最心仪的黄瓜做法，还数酱黄瓜。

在我看来，黄瓜在蔬食之中，算是一等一的有特色。何以见得？很简单，把黄瓜扔到酱缸中，揉它，腌它。数月后，再看它，依然脆爽如初，青碧不减。

提及腌酱黄瓜，我的外婆很有心得。少年时，我常见外婆在夏秋之交腌制酱黄瓜的情景。新鲜采摘的黄瓜，用小苏打和食盐搓洗，再用清水洗净，放在窗台的通风处自然晾干。黄瓜晾干表面水分后，掐头去尾，只留取中间粗细均

匀的部分，切成十厘米左右的黄瓜段。接着，把黄瓜段竖向一剖为四，撒入白砂糖，在瓦盆中盖上纱布放置一阵。这时就可以准备腌制的汤料了。

腌制酱黄瓜的汤料也很是精细考究。青红椒切成马耳状，蒜瓣和姜切片。然后起锅，倒入植物油，中火烧至油热起泡，撒入香叶、花椒、八角，慢慢炒至金黄。捞出作料后，把刚刚切好的青红椒、蒜片、姜片倒进去，翻炒出香气，再加入酱油一碗、老陈醋半碗、豉油半碗，熬至开锅沸腾之后，自然放凉。

此时再回头看瓦盆里的黄瓜，已经被白砂糖腌出了很多水分。倒掉这些

水，用清水洗去黄瓜表面的糖，垫着白纱布把黄瓜段中的水分挤出来，再加入方才炒制的料汁搅拌均匀。最后准备一只干净坛子，把黄瓜和料汁一起装进去，封口十天左右，酱黄瓜就腌制完成了。

清晨，打开酱瓜坛，用干净竹筷取出半碟酱黄瓜，淋上麻油，配馒头来吃，足令人食指大动。酱黄瓜尽管在坛子里历经作料腌制，捞出时依然青碧不改本色，吃起来嘎吱脆响，平添不少咀嚼的乐趣。这样的酱黄瓜，很是爽口开胃，夹馒头或配清粥，都是不错的搭配。

外公很喜欢吃酱黄瓜。农忙时节，他在田间劳作，有时候顾不上回家吃饭，

便会先用搪瓷缸带上半缸子蒸熟的米饭，两根酱黄瓜。农忙间隙，在地头生起来一堆火，把搪瓷缸中的米焖热，直到底部的米饭出现了锅巴。这样的饭搭配酱黄瓜来吃，有锅巴的脆，有黄瓜的爽，很合外公心意。

以前，除了手巧的家庭主妇，酱菜店也会做酱黄瓜。酱菜店里做的酱黄瓜堪称壮观，他们喜欢用长老的黄瓜，去除内部的籽粒，整条腌制，用的据说是祖传的百年老酱，吃起来酣畅厚道，来上一块，如饮经年老酒。

走笔至此，念及酱黄瓜的滋味，我已口舌生津，不能自已。